

俊生編

現代女作家散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現代女作家散文選目錄

今後婦女的出路·····	黃廬隱·····	一
中國言論界與中國婦女·····	陳學昭·····	四
全集自序·····	謝冰心·····	八
我的創作生活·····	丁玲·····	二五
和我的談話·····	蘇綠漪·····	三一
女子的自覺·····	吳庶五·····	四三
中國婦女地位之歷史探原·····	潘翼雲·····	五二
優種學與擇婚·····	方喬·····	六二
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	警予·····	六七
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	鳳子·····	七八
時代的婦女·····	孫嵐·····	一〇一

婦女——舊式的奴隸與新式的奴隸·····	鄧天喬·····	一〇八
國難中婦女應有的覺悟·····	蔡成玉·····	一一七
婦女的結婚與求學·····	黃一帆·····	一三四
我國農村婦女特性的研究·····	陳南邠·····	一四〇
時事史中的女人物·····	聞砧·····	一五三
各國婦女地位的今昔觀·····	蔡懋貞·····	一七〇
中國婦女文學譚片·····	王春翠·····	一九四
清代女詞人顧太清·····	蘇雪林·····	二一八
童話與婦女·····	霜寒·····	二四三

現代女作家散文選

今後婦女的出路

黃廬隱

時代的輪子不停息的在轉動，易卜生早已把婦女的出路指示了我們。當然娜拉的出走，是不容更有所遲疑的。不過在事實上，娜拉究竟是太少數，而大多數的婦女呢，仍然作着傀儡家庭中的主角。而且有一些懶散憤的婦女，她們拏擁護母權作擋箭牌，暗地裏過着寄生的享樂生活。另有一部份人呢，因為腦子裏仍存着封建時代的餘毒；認定「男治外女治內」的荒謬議論。含辛茹苦作一個無個性的柔順賢妻；操持家務的良母。同時許多男性中心的教育家，惟恐婦女有了本事，不利於男人們；便極力的反對婦女到社會上去，什麼婦女的智力體力趕不上男人囉，又是賢妻良母是婦女唯一的天職囉，拏這些片面之辭的帽子壓倒婦女頭上。使她們不得不回到家裏去。

其結果呢，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會的地盤。三埋沒了個性。真是爲

害不淺呢！不信，聽我細細說來：

一，失掉了獨立的人格 婦女回到家裏去，她們的世界除了家庭還是家庭，她們所應付的，也僅僅是家庭裏的幾個人，她們的能力，也僅僅懂得一些瑣碎雜務的操持，一旦叫她們離開家庭到社會上來，對於一切都感到陌生，無法應付，結果只好躲在男人背後；受盡他們的支配，任他們去宰割，愛之當寶貝，惡之棄若敝屣；而婦女呢，還得繼續受下去。因為她們已失掉了獨立的人格。這種結果，便造成畸形的病態的社會了。

二失掉了社會的地位 不論男女，天經地義的應取得社會地位，人類對於社會負有義務，當然也應享有權利。而婦女們對於社會似乎不負責任，當然社會的一切利權，設施，也只以男子為對象。但是婦女為什麼對社會不負責任？為什麼不想享受社會上的權利？不怪別的，只怪她們錯誤了。她們把自己鎖在家裏，使男子得有壟斷社會事業的機會，使男子的勢力膨脹到，壓得婦女不能喘氣，唉，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呢！

三，埋沒了個性 婦女的天性，果然有些和男子不同，但不同，也要看環境的，如果男女的環境完全一樣，其不同之點，與其說是心理上的，不如說是生理上的更多些，而生理上的不同，也可以加以人力，而使之能力方面，無所差別。比如說鄉間的婦女，她們能鋤地，挑柴。男人呢，也能作裁縫理髮等細膩工作，如此看來，人類只有個性的差異，而無男女間的軒輊，所以婦女們雖有喜歡在家庭操持家務，撫育兒女的，但也有許多人是喜歡作科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師，醫生種種的事業，而既往的婦女，也爲了回到家裏去，埋沒了個性，牛馬般的作着不願意作的工作。這不但是婦女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甚至還是人類的損失呢！

就以上三點看來，主張婦女回到家裏去的論調，當然算不得正確。不過在家庭制度還存在的今日，我們也不能說所有的婦女都到社會上去，置家事於不顧。那麼如之何而後可呢？我以爲家庭是男女共同組織成的。對於家庭的經濟，固然應當男女分担；對於家庭的事務，也應當男女共負。除了婦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當就其所長服務社會，求得各人經濟之獨立。男女間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沒有倚賴的生活。

至於對於家務的料理，子女的教養，職業婦女似乎有不能兼顧之弊，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并且也不是絕對沒有補救的方法，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性近於家事，而妥當的保姆，替我們整理家務，保育子女，在她們也是一種職業，不害她們的人格獨立，經濟獨立，個性發展，種種方面，這所謂之兩不相害而且相成。

所以我對於今後婦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過人類應過的生活，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了。

中國言論界與中國婦女

陳學昭

有知識的中國男子，大多數也承認中國女子應該與男子教育平等，職業平等，經濟平等，可是代表大部分知識階級男子的言論界，所有日報，除了眞真是絕無僅有的少數之少數外，大都是卑視歧視女子，對於女子的一切，不是譏諷，便是嘲笑。登載一則一個女子被強姦的新聞，裏面寫的一定耍奇奇怪怪，才算淋漓盡致，以爲合讀者的胃口，一則離婚案件，把棄婦的眼淚當作新聞記載的笑資，一則通常的家庭糾葛，

也得把女子的一切一切當作不相干的案件的資料，我就引用一則罷：

『寧波少女繆淑靜，年二十三歲。與其妹繆霞靜，芳齡二十一歲，昔年留學法國，與王憲章王豪兩兄弟邂逅，異域相逢，遂由友誼而結不解緣，後來親姐妹即自由許婚與王氏兄弟爲妻，回國後，因伊父母不表同意，故即另居在外，女父繆梓喜，在滬上經營商業，頗著聲譽，今春三月七日梓喜患病逝世，生前雖因營業失敗，損耗甚鉅，但身後猶遺有現洋寄存四明銀行，地基一方，淑靜姐妹即向伊母繆張氏，要求將款作爲三份分析。……』

明明這是很簡單的一件家產糾葛問題，可是報紙上（我姑不指出這報名。）卻一定要長篇大論說她們的「芳齡」，說她們的「異域相逢」，說她們的戀愛……而用意是什麼呢？這樣一則新聞如出現於歐洲資本主義的任何國家，那麼也會早已有當事人去告發新聞記者及這家報紙的破壞名譽的案件起來了。可是我上面引用這一則新聞，還是中國報紙上算最不平視最不諷罵女子的新聞了。中國的報紙，對於寫一個女子懷孕，一定要說什麼「大腹澎澎」，寫一個女子失戀，一定要用「妾心秋扇」，總之他們

的態度是不尊嚴的，或是譏笑的，或是卑視的。中國報紙對於中國婦女看做一種有趣的開玩笑的資料，明明是一個悲劇，他們也當做喜劇登載，當然那裏更會給以麼什同情。

最奇怪的，是找遍了全世界也找不出的相同的怪物，便是上海的各種小報，這種小報專登載女人的事情：大半的紙張用以登載名妓的照相，捧名妓的「文士文章」外，也登載一點政治消息，據說上海各小報的價值，就是在這一點政治消息，說是這種政治消息，均是上海各大報所不敢登的。但是我不相信上海各小報的能在上海生存是爲了這一點政治消息的原因。因爲看這類小報的人，大部分是捧洋人的早已忘記了中國是什麼的洋行走狗，墮落的中學生，大學生，想捧妓女而沒有錢可捧的肉麻的文人及商人，小政客，及頭腦腐臭那些中國儒醫，……這類人會真誠地關切政治麼？他們閱讀小報，是在工作後，或喫了飯沒事做，找不到別的更便宜而有益的正當的消遣及娛樂，不過把這來開心一下的。

這個怪現象，中國人從來沒有人攻擊過，可是今年當十九路軍與日兵在閘北大戰

時，法國小巴黎人報上的一個男新聞記者卻大大的對這些諷罵，當然，這些小報是不願知道，也不會知道的。這些小報，專愛諷罵女子的私人事件，無中生有地加以侮辱及嘲笑，我自己，也已經好幾次受他們的擡舉，被他們登載我的什麼「懺悔辭」，什麼「戀愛史」，當周建人先生與張競生討論女子生理上的一個問題時，張競生沒有理由，自認辭窮，只好不回答，可是上海的某小報上忽然由張競生討論女子生理問題失敗的事件上對周先生的夫人加以諷罵，諸如這類事，便是上海小報界的最大的貢獻及價值。

中國社會要是澈底的改革，那麼這種代表卑劣勢力的小報，自然而然要受淘汰，正用不到我來攻擊。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小報為什麼會在上海生存？

說到這種小報所能在上海生存，很明白的，就可證明上海社會是有着怎樣的一種卑視女子的勢力！要是沒有這一種深沈的卑視女子的勢力，小報們自然而然不能生存。

記得二、三年前，上海的中華婦女節制會爲「上海美女」競賽的事，勸上海中國婦女拒絕加入，把這一件毫無意義的無聊的事件小題大做，可是對於中國言論界這種

天天侮辱我們女子的言論，中國所有的婦女團體，都受之而不聲不響，也從不提出反抗。

中國的婦女運動，雖說是女子自己不爭氣，所以得不到絲毫的成績，但是只要反觀一觀，中國言論界的對於中國女子的態度，那麼中國人也不必怪中國女子不愛國咧，中國婦女願作洋奴咧，及會作漢奸的滿洲女子的卑劣咧，原來中國言論界是直接地在鼓勵中國女子走這種路的。——因為在中國言論界，對於那些真真的賢母良妻，及那些為學問為社會事業而努力的婦女，也永遠不會尊視而只有給以諷罵嘲笑的，怎樣能鼓勵她們愛國而不做洋奴呢？原來在中國言論界看來，中國女子是生成卑賤而生成該被他們諷罵的罷！

全集自序

謝冰心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

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

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却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却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

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癢氣嚇唬回去！

颱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

「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

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

——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允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

，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

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課，

却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

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

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國圖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

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

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也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并舉。重復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

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趁起的走過去，拾起地上的半段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對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幾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季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